



世界科幻大师丛书

主编：刘海军

老威尔的

行星

〔日〕小川一水 著

丁丁虫 林邦彦 等 译
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

世界科幻大师丛书
主编：姚海军

老威尔的 行星

〔日〕小川一水 著
丁丁虫 林邦彦 等 译


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「老ヴォーールの惑星」Copyright © 2005 by Issui Ogawa
This book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yakawa Publishing Corporation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2019 SCIENCE FICTION WORLD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威尔的行星/[日]小川一水 著;丁丁虫 林邦彦 等译

—成都: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,2019.7

(世界科幻大师丛书/姚海军 主编)

ISBN 978-7-5364-9524-1

I. ①老… II. ①小… ②丁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143173号

图进字:21-2019-085

世界科幻大师丛书

老威尔的行星

出品人	钱丹凝
丛书主编	姚海军
著者	[日]小川一水
译者	丁丁虫 林邦彦 等
责任编辑	宋齐 姚海军
特邀编辑	李闻怡
封面绘画	芝柿
封面设计	施洋
版面设计	施洋
责任出版	欧晓春
出版发行	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	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 出版大厦 邮政编码:610031
成品尺寸	140mm×203mm
印张	11.25
字数	260千
插页	2
印刷	四川华龙印务有限公司
版次	2019年9月成都第一版
印次	2019年9月成都第一次印刷
定价	46.00元

ISBN 978-7-5364-9524-1

■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■

■本书如有缺页、破损、装订错误,请寄回印刷厂调换。

厂址:成都市郫都区成都现代工业港北片区港东1路551号 邮编:611730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今世紀、人類は新しい太陽系外
木屋型惑星を発見しました。
それらの星の生き物も、こちらを
見てい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。

小川一水

目录

加尔纳夫卡迷宫

001

老威尔的行星

101

幸福之匣

155

漂流者

233

环境与主体的相互作用

——欢迎来到小川一水的广阔世界

349



我拾起了地图——第三张地图。

一群“死神萤火虫”密密麻麻地爬满了白骨，白骨之下压着这张绿纸片。我用战抖的手抽出它，凑到虫子释放的淡绿色光芒下查看。

纸上画着简洁的地图：一个盘形标记、一个杯形标记，以及连接两者的曲线；曲线上还画着一个红色的圆圈和好些路口。仅此而已。既没有指向标和比例尺，也没有说明路口上的岔道通往何处。

没有错，这就是第三张“加尔纳夫卡地图”。

我小心翼翼地将地图放进破裤子的口袋里，低头打量着那副白骨。

尸体被恶心的虫子不停啮咬，皮肉已被啃食殆尽。头盖骨上分明一个洞，大得几乎可以塞下拳头。尽管已经化为白骨，死者右手仍然紧握着一块棱角锋利的石头。

是自杀。寒气如同地上积留的地下水一般，倏地蹿上我的脚踝。

我连缅怀往生者的悼词都没说，撒腿便跑——并非由于尸体有多么恐怖，而是由于我心中模糊的期待，连同对未来的想象，都被眼前这一幕击得粉碎。我深切地感觉到，那副白骨便是我未来的样子。这样的结局，我逃无可逃。

我通过了大约四个路口。哦，是五个。不知从何时起，我养成了一种习惯，会下意识地不停判断自己所在的位置。我确认了隧道前后的倾斜度和洞壁岩层的颜色后，绕过最后一个拐角。

隧道尽头有一个小小的突出地表的岩石平台，像盘子似的，盛满一方浅水。我在平台前跪下。虽然清楚自己这样的浪费行为愚不可及，但我还是“扑通”一声将脸埋进水里，呜咽起来。

我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？现在该如何是好？以后还会发生什么？这样的念头毫无章法地在我的脑子里乱转。

只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：绝对不会有人来救我。

在这个地方，我只能凭借手中的地图勉强保住性命，再凭自己的力量打开僵局。之前的三个星期，我就是这么熬过来的；之

后的几个星期，我也将继续这么挺下去。

几个星期？还是几个月？……或者几年？

我抬起头，全然不顾招来食人怪的危险，高喊道：“救命啊！拜托，谁来救救我吧！”

叫声在隧道里隆隆回响，被吸进迷宫深处。当然，没有任何人回应我的呼救。

眼泪“啪嗒啪嗒”地落下，我又想起了三个星期前将我投入迷宫的那些家伙，忍不住像女人一样絮絮不休地咒骂起来。



“投宫刑是没有刑期的。”

站在竖洞入口旁的执行官说。竖洞里飘出一股股冷风，执行官身后跟着两名手持高压电击警棍的刑务官。

这里是拘留所深处的一个狭小房间，天花板上装有滑轮，一块木板悬挂在竖洞正上方。一眼就能看出，这是一部简易电梯，要把我送到洞底的就是这个东西。

我看着“电梯”，用尽全身力气强装镇定，挤出笑脸面对执行官。

“就是无期徒刑吧？没有假释吗？”

“与无期徒刑不同，你可以自己决定刑期。”

“我不太明白。”

“很快就会明白了。”

执行官只露出了下半边脸，他嘴角浮现着一丝浅笑。直到如今，我还是稀里糊涂的。遭到逮捕，随后历经一系列法律程序，这些事在我看来没有半点真实感。甚至在被宣判有罪的时候，我都有种事不关己的感觉。我期待有什么地方搞错了，或者所谓的刑罚只是有名无实的形式而已，我可以轻松脱逃。

后来想想，这一想法简直幼稚透顶。我还以为政权掌握在公正贤明的人手中呢。的确，我的国家，国民大都富于公德心和友爱精神，也没有像众多邻国一样陷入战争的泥沼。然而，我当时并不知道，这种稳固的背后要付出怎样的代价。

对投官刑，我也一无所知。当然，这要怪政府几乎没有透露任何关于刑罚执行地——加尔纳夫卡迷宫的信息。我只听说，大约二十年前，负责治安的高官 G. 加尔纳夫卡博士建造了这座监牢，用来关押政治犯，而刑事犯会被送往别的地方。这也是我缺乏危机感的另一个原因。

“这是你要带下去的东西。”

执行官递给我一张绿纸片。我都没怎么细看，便塞进了裤兜。我等着他再给我些别的什么东西，比如换洗衣物和手电筒之类的。但执行官将双手收回斗篷之下，再也没有拿出任何物品。

“就这个？”

“有这个就足够了。”

“啊……”

我有些惊讶。执行官连表都没看，直接宣布道：“迁王历六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正午十二时零分，对特奥·斯雷本斯执行投官刑。下去！”我的笑容僵在脸上，抓住从滑轮垂下的绳索，站上木板。我向下瞅了瞅竖洞，里面一片漆黑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刑

务官操纵绞盘，我开始缓缓地降入地底。

下降的过程十分漫长，我随即开动脑筋，用心筹划脱逃方案。这个竖洞的直径约有两米。可能是用巨大的凿岩机挖掘出来的，洞壁都是光滑的岩盘。这就意味着，用双手双脚顶着洞壁攀爬是不可能的，也不可能往洞壁上插入什么可供借力的东西。

那么，趁“电梯”上升的时候跳上去怎么样？尽管会因为超重而被察觉，但如果混在刑满释放的囚犯中间，或许就能蒙混过关。要不然，干脆就把那个获释的幸运儿拽下来，自己取而代之。

但这一计划很快就被否定了。木板好不容易到达洞底，我紧抓的绳索忽然一软，“呼啦啦”地从我头上坠落下来——那些家伙齐根砍断了绳索。

我环顾四周，地上堆叠着许多木板和绳索。也就是说……也就是说，这种“电梯”是一次性的，用完了就被丢弃，不可能再乘木板升上去。

一股寒意爬上背脊。我第一次感觉到：这可不是在开玩笑。

然后，我发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：虽然身处地底，我却能看见周围的环境。光线来自洞顶，我举头刚想看个究竟，便不禁倒吸一口凉气。

那里简直可以说是一片星云——充斥着一个个浅绿色的光的旋涡，每个旋涡里似乎都有几百万颗星星。我凝神观看，终于

分辨出每个光点的形状——是虫。有数不胜数的如萤火虫般的小虫，密密匝匝地布满了洞顶。

一时间，我忘记了自己囚犯的身份，出神地凝视着这幅壮观的画面。正因如此，我没能察觉有人靠近。

突然，我的左腕不知被谁牢牢地抓住，心脏差点儿从胸口飞了出去。

我连忙转过身，只见背后有一位老人。他脸色苍白，花白的蓬发与胡须放肆地生长着，身上裹着一块破布，弯腰驼背，看起来仿佛一只猿猴。

“快走！”

可能是因为惊吓过度吧，我只是呆立在原地，愣愣地盯着老人那双浑浊的灰眸子。

见我没有任何反应，老人加大嗓门道：“快走！再不快点，食人怪就要来啦！”

虽然不明所以，但我被老人话语中的紧迫感镇住，不自觉地任由他牵着我的手跑开。

我本处在一个宽阔的“大厅”里，有十条以上的隧道通往各个方向。老人领我进入其中一条入口立有岩石的隧道。老人命令我躲到岩石的阴影里，绝对不要出声。然后，他开始窥视“电梯”的方向。我也跟着看向那边。

没过多久，他们就来了。

从一条隧道里闪出五个身影。他们匍匐在地上，像黄鼠狼一样灵巧地前行，一齐包围了木板和绳索垒成的小山。他们手中明显握着被当作武器的锋利石块，我见了不禁汗毛倒竖。

他们很快发现那里没有猎物，于是分散开来搜索附近的隧道。我们所在的这条隧道也来了一个。我看出来者是个男人。不过，他还算是人类吗？他像野兽一样，浑身上下密布长长的体毛，四肢着地行走，什么衣服也没穿。

我来不及多看，急忙缩回脑袋。我痛苦地意识到，要是被发现就死定了。

就在这时候，我身旁的老人如同见了老朋友似的一下子跳出去。我吓得差点儿丢了魂。

“啊……你们也来跟新人打招呼吗？”

来者无声无息地蹲坐在地上，发出硬物互碾般的低沉声音：“他不在。你见过没有，衮多爷爷？”

“咳，他没来这边。”

“嘶……看见了可要说哟。”

“知道啦。”

来者踏着“啪嗒啪嗒”的脚步离开了，嘴里还嘟哝着：“那家伙逃掉了，真他妈走运。”很快，脚步声便和回音混为一体，消失

在远端。

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腋下已被汗水浸湿。

老人——袞多爷爷走回来，嘲弄道：“还好你没尖叫。了不起啊。”

“那些……那些究竟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不是说过了吗？食人怪呀。他们一听见吊板的声音就会聚拢过来，吃掉新人，夺走地图。你小子遇上我，算是交了大运啦。”

“吃人？！为什么？”

“地图上标有进食地，但那里的食物只够大家勉强糊口而已。”袞多爷爷用戏谑的口吻说，“同那些食物相比，我这瘦巴巴的老骨头更加难以下咽，所以他们不会吃我。”

“太恶劣了……这究竟是个什么地方啊，竟然吃人。法庭知道这里发生的事吗？执行官他们呢？”

“你还没忘记那些家伙呀？他们跟咱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现在最重要的东西是地图。你应该也有吧？能给我看看吗？”

我照他说的从口袋里掏出地图，但在差一点儿就要递给老人的时候，我猛地想起了一件事。

“怎么啦？”老人皱眉道。

“袞多爷爷……你为什么要帮我呢？”

“嗯？当然是表示友好啊。特鲁依曾教导说：‘人与人之间，

友爱互助应是第一位。’”

袞多爷爷说这句话时视线稍有偏移。我把脸凑到他面前：“你刚才说过，食人怪会夺走地图，对吧？你的肉虽然难吃，但你的地图应该还有价值。可是，他们却放过了你……这就意味着，你身上已经没有地图了，对吧？”

老人“嗯”地呻吟一声，然后难为情地说：“可以这么讲。”

“果然如此！你是想抢走我的地图吧？”

“说‘抢’多难听啊。我只是想借来看看。看了就还给你。”

“这东西，看一下就全明白了。何况你说过现在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地图。所以不行！我绝对不会把地图给你看的！”

“不要这么绝情嘛。我会告诉你很多事情的。”老人靠过来央求道。我则狠下心，一把推开他：“这里既然有食人怪，说明粮食状况已经相当严峻。抱歉，袞多爷爷，在找到食物之前，我不会信任你。我们就此作别吧。”

“我帮了你啊！”

“我会报恩的，但要等到恰当的时机。”

我转身离开气得直跺脚的老人，逃也似的钻进洞穴的深处。

我来到一个寂静无声的地方，展开地图，开始研究。

话虽如此，实际上没有多少研究的必要，因为它不是什么复